

## 年货『晒』在屋檐下

□ 马朝虎



进入农历腊月，年味就浓了起来，在微信朋友圈，大家纷纷把置办的年货“晒”出来，琳琅满目，种类齐全，隔着屏幕都觉得喜气，我不由自主地点赞评论。

以前，没有网络，没有手机，更没有微信朋友圈，进了腊月，人们就把年货“晒”在自己家的屋檐下。那时候，大家住的基本上是砖木结构的平房，屋梁上钉有许多铁钉，家家户户习惯于把食物悬挂在屋梁下，一来，透风，食物不容易变质；二来，可以防老鼠；三来，也是为了防家中贪嘴的孩子偷吃。

刚开始，屋梁下悬挂着的，也就是几只竹篮子，里面装着花生、芝麻，还有番薯干，一点不惹眼。再过几天，屋梁下开始出现面条、年糕……某一天，当我跨入家门，不经意一抬头，看到悬挂在屋梁下的年货时，不禁惊喜地大叫一声：“啊，要过年了？”父亲和母亲的脸上，也一扫以往的严肃和疲惫，露出难得的笑容。

腊月廿三供过“灶王爷”，屋梁下的年货更加丰富了——开膛破肚的鸡、鸭、鱼挂上去了，糯米团、油豆腐也挤进去了。最后，年初养下的大肥猪也被宰掉，一刀又一刀的五花肉，还有猪头、蹄膀也登堂入室，悬挂于屋梁之下……

在年货下进进出出，看得到嗅得到却吃不到，口水在我嘴巴里波涛汹涌。母亲见我如此煎熬，会轻轻地拍一下我的后脑勺，说：“看把你馋的，再等上几天，就可以放开肚皮吃了。”

那段日子，左邻右舍不管有事没事，变得特别喜欢串门，东家进西家出的，刚进门，就把头高高仰起来，其实是想看看别人家的年货置办得如何，然后聚在一起，揉搓着发酸的脖颈议论纷纷。有的说“老张家今年的年货不简单，咸带鱼有扁担那么长”，有的说“老王家年货也不赖，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只野山羊”。

那年，邻居刘大伯的大儿子在上海当兵，春节前给家里寄回了两斤大白兔奶糖。那时候，也

只有家庭条件不错的人家，过年时，才舍得买上几颗大白兔奶糖解解馋。不少女孩子，还专门收集大白兔奶糖糖纸，平斩断地压在课本里，不时地拿出来看一看、嗅一嗅。为了让大家知道自己家有这样的好东西，刘大伯把大白兔奶糖拿红纸包了一层又一层，用毛笔在外面写上“上海产大白兔奶糖”八个歪歪扭扭的大字，然后把它悬挂在堂屋最显眼的位置上，引得我们这些小孩不时溜到他家里，咽着口水偷偷地看上一眼。

平常，谁家里有点好东西，都藏着掖着，生怕被人知道，但到了过年，就变得特别地显摆。屋梁下悬挂的年货，是人们一种幸福的炫耀。

记得有一年，邻居吴大妈高中刚毕业的儿子出了车祸，欠下了不少的外债，都快大年三十了，大家看到，吴大妈家的屋梁下依然空空荡荡的。于是，有的给吴大妈拎去一串油豆腐，有的给吴大妈捎去一包冻米糖，有的给吴大妈拿去一刀腊肉，我母亲也让我给吴大妈带去了一条大草鱼……这样一来，吴大妈家的屋梁下也多多少少挂上了一些年货，也多多少少有了一些过年的喜气。

终于，大年三十到了，母亲把悬挂在屋梁下的年货取下来一部分，在厨房里一阵蒸、炒、炸、熘，没一会儿，一桌色、香、味俱全的饭菜就摆上了桌子。尽管一年来辛苦劳作，尽管一年来苦熬苦撑，但一家人能够吃上这么一顿丰盛的团圆饭，感到十分的幸福、喜悦和满足。

正月里来是新年。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，亲戚来拜年，邻居来走动，屋梁下悬挂着的年货，被一样一样地取下来，变成招待客人的美味佳肴……

我又开始期待年货悬挂满屋梁的日子。春去春回，生活就像一场循环往复的旅程，年是其中最热闹的一站。热闹过后，该上班的上班，该上学的上学，该踏上旅途的，就收拾了行李，奔向远方。

## 冻米糖里的年味

□ 方秀枝

记忆里的冻米糖，是寒冬腊月灶膛里噼啪作响的柴火，是母亲呵出的白气裹着的麦芽香，是父亲冻得通红却稳稳摇晃豆腐架的手。它不仅仅是一块糖，更是迎接新的一年的一种郑重的仪式，是贫瘠岁月里最丰盈的清甜。

腊月廿七八，天还没亮透，父母亲就把红薯分拣到竹筐里，挑去河埠头清洗。寒风凛冽冰水刺骨，父母手指冻红僵了，放嘴边轻轻呵口气又继续搓揉。洗净的红薯挑回家，削掉皮去除黑点，用清水再冲洗一遍，倒入大铁锅用旺火蒸熟。这时，父亲拿起锅铲用力上下翻动捣碎红薯，直到成为糊状，舀起放入木桶，撒上自制晒干的小麦芽，搅拌均匀，再盖上厚厚的麻袋，让它们发酵。看着那粒粒淡黄色的麦芽，它似乎不是调料，而是糖分悄然苏醒的密语。

发酵好的红薯汁要筛浆。父母亲把十字形豆腐架，悬挂在从屋梁吊下来的钩子上，豆腐架的四孔内固定好一块大纱布的四角，下面放置木桶。浆汁舀进纱布，父亲轻轻晃动架子，姜红的汁水便汩汩滴落，像冬日里缓慢流淌的暖河，冒着热气。父亲一边晃动着豆腐架，一边专注地看着纱布里流出的薯浆，生怕浆汁溅到桶外。

接着是熬制糖稀，筛好的薯浆倒进大铁锅，灶膛里架起棒子柴，大火烧沸。父亲在灶下添火，妈妈站在灶台前掌握火候。我蹲在灶边看，看沸腾的汁水由稀薄渐渐变浓稠，看火苗从旺转柔到变得越来越小，看母亲用锅铲挑起一缕糖稀，拉出细长金丝，在昏黄灯光下泛着琥珀光——那一刻，年，就真的来了。

冻米、芝麻、花生早已备好，糖稀一出锅，全家便围拢过来。哥哥们挽起袖子抢着搅拌，我踮脚递碗，母亲喊着“快！再快些！”——慢一秒，焦味就钻出来；迟一拍，糖就凉了散了、黏不住了。热糖裹住冻米

的刹那，是整年最紧张也最欢腾的时刻。它被压进木制方框架内，方框内的金黄麦芽糖和冻米花生混合在一起，捶打成平整的板块，即使煤油灯再昏暗，也遮不住它发出黄灿灿的光，挡不住它散发着诱人的香气，整个屋子都是香香甜甜的味道。

等它彻底凉透，父亲执刀，刀锋轻落，方框内一道道的长条匀称地排开，再轻轻取出一条，随着“咔嚓咔嚓”声，一个个小方块糖齐整列队而出。我和弟弟早迫不及待伸手就抓，咬一口，脆响在齿间炸开，糯米的韧、芝麻的香、麦芽的醇、花生的酥，全在嘴里化成一股暖流，直抵心尖。那香甜的味道在口中散开，幸福的笑容溢满了我们的笑脸，因为一年才能吃到一回这么甘甜的美味。那甜，不是舌尖的，是心尖的；不是一年一回的零食，那是一年一回的笃定——原来人间最踏实的欢喜，就藏在这块小小的金黄的糖里。

后来糖被装进洋铁罐，盖子一扣，年味就封存住了。我们就踮脚数日子，数鞭炮响几声，数谁家先来拜年，想着母亲端出冻米糖时客人眼里一闪的光。过年了，门外的鞭炮声声，屋内的客人频频，客人不仅仅是亲朋，更多的是乡邻，左邻右舍同村的人，都家家户户走动拜年，你到我家我到你家。客人道一声过年好，送一句新年吉祥的祝福！主家热情招待，端出冻米糖，它被递到左邻右舍手中，被夸“甜得正、香得厚”，被孩子偷偷掰下一角含在嘴里舍不得咽……

原来年味从不喧哗，它就在这递糖的手势里，在这咬糖的脆响里，在这一家人围灶而忙、围糖而笑的寻常烟火里，那种香甜，一直弥漫。我们小孩子最在乎的是那香喷喷的脆糯的冻米糖，它在我们眼里，就是过大年，就是最美最甜蜜的年味。它是我舌尖上的年，更是我回望时，满屋的欢喜，满堂的祥瑞，和永远温热的故乡。



资料图片。